目录

[《碧玉樓》 1](#_Toc36320148)

[第一回王百順出門訪友張碧蓮房中餞行 1](#_Toc36320149)

[第二回百順進京訪妙術吳能私通張碧蓮 3](#_Toc36320150)

[第三回有情郎堂前暢飲俏佳人夜晚偷香 5](#_Toc36320151)

[新刻碧玉樓卷之二 6](#_Toc36320152)

[第五回客店夜戰俏佳人胡山報仇殺姦夫 7](#_Toc36320153)

[第六回張碧蓮閨房悶坐王百順牙床試新 9](#_Toc36320154)

[新刻碧玉樓卷之三 10](#_Toc36320155)

[第八回盤使女嘆惜故友愛美人夜戰多嬌 12](#_Toc36320156)

[第九回百順央媒提親事馮婆勾引俏佳人 13](#_Toc36320157)

[新刻碧玉樓卷之四 14](#_Toc36320158)

[第十一回百順夜赴合歡宴雲英牙床會新郎 16](#_Toc36320159)

[第十二回雲英預定合歡約百順初破玉簪花 17](#_Toc36320160)

[新刻碧玉樓卷之五 18](#_Toc36320161)

[第十四回背前盟雷擊狐女借白銀殯葬老母 20](#_Toc36320162)

[第十五回百順臥房戰美女黃德回家審玉樓 22](#_Toc36320163)

[新刻碧玉樓卷之六 23](#_Toc36320164)

[第十七回玉樓廚房內避難碧蓮繡房中被姦 24](#_Toc36320165)

[第十八回有義拐賣張碧蓮黃德買妾見循環 25](#_Toc36320166)

# 《碧玉樓》

新刻碧玉樓卷之一

詩曰：

世人迷途不知還，終日奔波是枉然；若能跳出紅塵外，便是長生不老仙。

# 第一回王百順出門訪友張碧蓮房中餞行

四句提綱敘過，生出一部野史。話說河南汴梁城中，有一家富豪，姓王名百順，祖居汴梁。年方二十，相貌出眾，一派風流之概，人品超群，不是尋常之輩。娶妻張氏，年方十九，名喚碧蓮，美貌無雙，令人可愛。

張氏初過門時，性情溫柔，極其賢慧，夫婦之間，百般和順。既至後來，漸漸生心，常不如意。

凡行床時，就嫌其陽物微小，遂怨恨道：「奴的命薄，攤了你這不中用的人。自從奴嫁於你，一年有餘，行房從沒得個快活。你怎能夠將陽物養得長大粗硬，教奴受用受用，也不枉奴嫁你一場。」

每朝每日常說，說得王百順也動了心了，一心想要陽物粗大。其實無方可治，因而想起朋友吳能來，說：「他為人極其能幹，不免走到他家，向他商議商議。倘然有方可治，豈不如妻子心頭之願？」

於是換上一套新鮮衣服，走至其家。

適吳能在家悶坐不樂，一見王百順來，滿心歡喜。迎至書房，分賓主坐下，書童隨即獻上茶來。二人聞談了幾句，王百順隨即將心事向吳能說了一遍。

吳能隨機應變，順口答應說：「此事非到京城中不能辦理，吾兄若要如此，須得到京城走走。」

王百順聽說，滿心歡喜。又說了幾句閒話，遂告辭而去。來到家中，急忙收拾行李，明日就要起身。婦人碧蓮聞聽此事，甚是如意，隨即叫梅香到廚房收拾酒餚，與丈夫餞行。

不多一時，梅香收拾停當，托在上房，放在桌上，俱是山珍海味，好不齊整。夫人滿斟一杯，遞與丈夫百順。

百順接過酒來，一氣飲乾。又斟一杯，亦是如此，一連三杯。

碧蓮開言說道：「官人上京，一路上須要保重身體，不可貪採野花。到得京城中，趕緊訪問能人，辦理此事，速速回家，以慰奴望。」

百順回言說道：「夫人放心，不必過慮，一到京城，即速辦理，斷不肯久居於外，使婦人孤枕單衾，久受淒涼之苦。」

說罷，二人又飲了幾杯。

天已三鼓，隨即令梅香折去餚饌，進入內室，各自寬衣解帶，同入羅帳，共枕同衾而臥。

百順乘著酒興，慾火燒身，又在燈光之下，看見碧蓮那般嬌媚之態，隨即雙手摟在懷中，不住的親嘴，用手摸其陰戶，早已流出淫水來了。碧蓮亦用手戲弄其陽物，雖然微小，卻是直挺挺的，如小棒槌一般，滿心歡喜。

此時碧蓮淫興大發，不由得口吐舌尖，與百順親嘴，遂叫道：「我的心肝，快與我弄弄罷！」

百順亦知其淫興發作，禁止不住，隨即爬將起來，將他兩腿分開，把兩隻小小金蓮架在肩頭，底下的陽物湊進牝戶，往裡直入。忽高忽低，抽了百十多下，抽得碧蓮哼哼唧唧不住的只叫：「心肝我兒，受用死我了！」

於是雙手將百順摟在懷中，下邊挺著身子，洩了一股。少停片時，碧蓮爬將起來，又叫百順仰臥於榻之上，婦人爬在身上，兩手搧著牝戶往裡放。

龜頭昂大，揉搓半晌，一高一低，唧唧有聲，淫水直流，抽了有二百餘下，抽得百順心中暢快，妙不可言。又叫百順將奶頭啣住，咂得婦人一陣昏迷，淫精大洩，四肢酸軟。百順此時陽精亦至，那龜頭在牝戶中，跳了幾跳，方纔對洩。二人相摟相抱，共枕而睡。

睡到次日天明，二人連忙穿衣束帶，下得床來，梳洗已畢，用了點心，就要起身。不知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回百順進京訪妙術吳能私通張碧蓮

話說王百順夫婦二人，起得身來，梳洗已完，用過點心，隨即收拾行李，叫家人王忠上車行僱車。

不多時，將車僱來，遂叫王忠往車上搬運衣箱。又兌了二百兩銀子帶在身邊，百順同王忠主僕二人上了轎車，離了汴梁城，順著大路，一直往北京而來。這且不題。

卻說吳能那日聞聽百順之言，早已有心勾引碧蓮上手。既至到了次日，打聽著百順同王忠去了，滿心歡喜。隨即買了些果品餚雞餚肉，提著兩瓶金波露酒，一直往百順家來了。

走至前廳，問：「有人沒有？我來與王大官人餞行哩！」

碧蓮聞聽外邊有人，忙喚梅香出來一看。原來是吳大爺來了，遂稟知碧蓮奶奶。

碧蓮說：「請進來罷！」

梅香急忙出來說：「奶奶有請。」

吳能遂將果品酒餚遞與梅香，梅香接過來先往後走，吳能隨後緊跟。

走至後房，碧蓮笑嘻嘻的迎著吳能，說道：「又叫吳大爺花錢買這些東西。」

吳能說：「些須不腆，以表寸心，特來與大官人餞行。」

碧蓮說：「今日早晨已經走了，代官人謝謝罷！」

說罷，讓坐。

梅香捧上茶來，吳能吃著茶，不住用眼瞟著碧蓮，上下觀看。只見他鬢兒黑東東，眉兒彎生生，眼兒水零零。香噴噴的櫻桃口，粉濃濃的臉兒紅，楊柳細腰，又軟又細，紅緞花鞋，又尖又瘦。把一個吳能看得渾身酥麻了。

碧蓮也將吳能上下端詳了一遍，見他相貌魁梧，身體胖大，一派風流之象，想是個風月魁首。

因說道：「今日吳大爺既是費心，將東西買了，就在這邊吃酒罷，不必走了。」

吳能聽不得這一聲，隨口答應道：「既是留小弟在此，我也不好推辭。」

言語之間，二人眉來眼去，彼此都有了意了。

碧蓮遂叫梅香往廚房收拾餚饌，他單陪著吳大爺說話。說來說去，以目送情，遂轉身向臥房以內撒尿，起得身來，坐在床沿之上，用手脫了紅緞子繡花鞋兒，手捏著金蓮，直說：「奴好腳疼！」

吳能一見，知其有意勾引他幹事，隨即起來，走到臥房裡邊，手捏其腳，便與他親嘴，遂叫道：「我的嬌嬌，好小腳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用手就要解其裙帶。

碧蓮故意的將臉一變，罵道：「小天殺的，真來大膽，我家官人不在家中，你竟敢來欺我。」

說罷，用手一推，將吳能推倒地下。

吳能隨即起來，跪著央求說：「娘子暫且息怒，我今日見娘子容貌十分出眾，不覺渾身痲了。求娘子開一點憐惜之恩，就死也甘心。」

婦人見他苦苦央求，遂回嗔作喜，用手將吳能扯起來，摟在懷裡，親了個嘴，叫道：「我兒！你真來好乖嘴，奴實在沒法纏你了。」

說著說著，用手解去羅裙，脫下中衣，仰臥在床上。吳能也就連忙寬衣解帶，赤身條條上在床上。兩手提起兩隻小小金蓮，留意觀看，只見白生生的兩條腿。又往下看，只見高高聳聳，當中一道紅縫，真來是妙屄春灣。

吳能看罷，那件東西不由得直挺挺的，登時立將起來，又粗又大，堅硬如鐵。碧蓮一見，吃了一驚，說：「好個東西！有這般粗大。這才是我的對頭來了，比我家官人那件還大好幾倍矣！」

遂用兩手戲弄，說：「我的好心肝，你可千萬慢些，不要性急，奴這陰戶窄小，恐不能容下。」

說時屄內淫水直流，遂自己拿著七八寸長的那陽物，對準牝戶，往裡便放。吳能挺著身子，往裡一頂，頂得碧蓮哎呀一聲，覺著陰戶疼痛，堵塞得難受，不知進去多少哩。及至用手一摸，龜頭剛剛進去，下餘的還有六七寸沒進去哩。

向吳能說：「我兒，你且拔出來，叫我喘喘這口氣再弄。」

吳能看碧蓮這等光景，不敢過於勇猛，隨即拔出來。

少停片時，只見那牝戶中淫水汪洋，吳能慾火燒身，遂將龜頭對準牝戶，用力直頂，雙手摟著碧蓮，不住的親嘴，只叫：「乖乖！」下邊龜頭漸滑，已弄進大半去了。

碧蓮說：「且慢著弄，裡邊甚是難受。」

吳能此時到了樂境，那裡肯聽，全身搖動，抽將起來，抽了百十多下，抽得碧蓮也不覺疼。

到了美境，遂叫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是有本事的，將奴的花心都揉搓碎。」

仍是不住的親嘴，下邊抽得唧唧有聲。碧蓮一陣昏迷，陰精已至，渾身酸麻，吳能的陽精欲洩，隨即用手緊緊摟住碧蓮，只見碧蓮口吐涼氣，神魂飄蕩，猶如死人一般。

二人對洩，摟著睡了一會，碧蓮才醒過來了，說：「你可肏死我了。」

二人起得身來，齊整衣冠。剛剛下床，只見梅香走來，說：「大奶奶，廚房中收拾妥當了。」

不知碧蓮怎樣吩咐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回有情郎堂前暢飲俏佳人夜晚偷香

話說梅香在廚房將餚饌收拾停當，走到上房一看，不見有人，只聽二人在臥房裡說話，就知他二人幹那勾當。故意的高聲叫道：「奶奶，餚饌俱各收拾齊備了，收拾桌子罷！」

碧蓮與吳能雲雨已罷，剛下床來，羞答答的出來，說：「天不早了，餚饌既是妥當，端來罷！」

梅香聽說，轉回廚房，登時端來，擺得桌子上齊齊整整。

將吳能讓在上座，自己在旁邊陪著，滿斟一杯，雙手遞與吳能。吳能也滿斟一杯，回敬碧蓮。二人推杯換盞，飲過數巡，面發紅光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忙喚梅香秉上銀燈，二人猜枚行令，酒勾八分。

吳能在燈光之下看碧蓮，更添嬌姿，十分俊俏，遂將碧蓮扯過來，摟在懷裡，一遞一口飲酒，一面解懷，露出白馥馥酥胸膛，手揣著奶頭，笑道：「好似白饅頭一般，真令人可愛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飲酒。此時酒勾十分，淫興又發，又用手摸其牝戶，早已淫水汪洋，將褲子濕了半邊了，遂令梅香折去殘餚剩饌，拭了桌子，打發梅香出去，閉上房門。

二人進入臥房，寬衣解帶，精赤條條，上得床來。碧蓮坐在吳能懷裡，換上繡花軟底睡鞋，頭對頭兒，又飲了幾杯香醇美酒，仰在床上。相偎相抱，用手捏弄陽物，又喜又怕。

兩個口吐丁香，交媾在一處。

吳能手執其雙足，極力抽提，抽得碧蓮春欲鑽心，也不覺其堵塞，比著先前，受用多了。口裡不住的哼哼，喘吁吁的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實會弄，你再往裡頂項，項著花心，才更受用哩！」

吳能聽說，用力一頂，連根都盡去了。吳能伏在碧蓮身上，不住的親嘴。碧蓮在下邊，顫聲柔語，無般不叫。頑了兩個時辰，方纔精洩。兩個摟著睡到天明方醒，二人又在被窩裡頑耍了一回，方纔穿衣而起，開了房門。

吳能才待要走，碧蓮上去一把摟住，不知碧蓮要做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新刻碧玉樓 卷之一終

# 新刻碧玉樓卷之二

第四回百順京城閒遊玩命館老人傳妙術

話說吳能起來開開房門就走，被碧蓮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情郎不要走，奴與你前世有緣，今日初會，甚合奴意。留你在我家住著，常好交合之歡，豈不彼此便宜。俟我家官人回來，再回你家不遲。」

說完，淚珠兒往下直滾，吳能說：「娘子有所不知，我家婦人原是個醋客，若常不回家去，斷斷不行。娘子待我這番恩愛，我豈肯捨你？從今以後，常常走動就是了。」

婦人又叮嚀幾句，說是：「須要勤來，不可失信。」

吳能答道：「總要常來，決不食言。」

說罷，吳能轉身回家而去，這且不題。

且說王百順主僕二人進京，一路平安。那一日，遠遠望見京城，心中歡喜。不多時，來到張儀門關上，查明車中物件，報了官稅，開車進城。

不多時，來在寓客店前，主僕二人下車，往店裡搬運行李衣箱等物，來到上房安置停當，將車夫開發清白。店小二端了一盆淨面水來，王百順洗了臉，店小二遂又提上茶來，王百順吃茶。

吃茶已畢，少頃用飯。用飯以後，天色已晚，隨即打開行李，收拾床鋪，主僕二人關門就寢。歇息一刻，到得次日天明，起得身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了早飯，帶著幾兩散碎銀子，上街上遊玩去了。

正走之間，忽見一座命館，抬頭一看，見招牌上寫著一行大字：善看生辰八字，能卜吉凶禍福。旁邊有一行小字，寫的是：秘傳房術奇法。

百順一見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吳大哥說的不錯，果然京城中有能人，待我進去領教領教。」

百順隨即走到裡邊，見一位老者端坐，正坐在那裡看書。

百順上前恭身施禮，說：「老先生有請，學生特來領教。」

那長者見百順恭而有禮，隨即欠身離坐，說：「有禮相還。」

二人分賓主坐下。只見一個茶童捧過一杯濃茶，遞與百順。

那長者便開言問道：「相公是那裡人氏？貴姓高名？到京有何貴幹？」

百順答道：「學生是河南汴梁城人氏，姓王名百順，特到京城來領教先生。」

長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相公有甚事情？何妨說來。」

百順說：「因陽物微小，行房時不能取婦人之樂，特求先生賜一妙術，能使陽物粗大，學生自當重謝。」

長者聞聽此言，說道：「這卻不難，須得一百天的工夫，方能養成。不知相公肯與不肯？」

百順說：「只要老先生肯施妙術，學生多住幾天，有何不肯？」

長者又說：「相公在店裡住著，一來路遠，二來也不素靜。不如挪在小鋪後邊，彼此便宜。」

百順說：「既是先生見愛，學生今晚就挪過來。」

說罷，遂向腰中取出二兩銀子，遞與長者，說：「些須薄敬，買杯茶吃。」

長者接在手中，謝道：「又叫相公費心！」百順遂告辭而去。

回到店中，用了午飯，隨即僱人擔著行李，一直往命館而來。安置妥當，遂叫王忠到外邊治辦酒餚，與長者飲酒閒談。飲至鼓交三更，彼此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長者叫他身體沐浴潔淨，與他一個錦囊小袋，叫他將陽物裝在裡頭，終日靜養，不許胡思亂想。若要胡思亂想，陽精走洩，其法就不靈了。又與他一丸增陽補腎丹，用白水送下。到夜晚三更時分，又與他一道靈符，燒化成灰，用黃酒送下。

每日如此，及至到了一百天整，果然陽物粗肥，又且長大，約有尺許，而且是用則能伸，不用仍屈。百順滿心歡喜，便叫王忠置辦禮物，又封五十兩銀子，重謝長者，便要回家。不知長者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回客店夜戰俏佳人胡山報仇殺姦夫

話說長者見他禮物甚厚，頗覺如意，又與他一包妙藥，說：「凡行房時，用唾沫和上一厘，調塗龜頭之上，能以百戰百勝，切記在心，不可多用。」

百順遂叫王忠僱了一輛轎車，裝上行囊，辭別了長者，出離京城，撲著大道，往汴梁而來。

一日，宿在旅店之中，正當四鼓時分，忽夢見一婦人，年不過二十多歲，頭挽著烏雲，身穿著青衣，腰繫著羅裙，眉清目秀，杏眼桃腮，笑盈盈的迎著百順，說道：「郎君，你在這裡了，你可想殺我了！」

說著說著，跑到懷裡來，便摟著親嘴，遂叫道：「我的心肝，我與你久未雲雨，今日在此相會，實三生之幸也。」

說罷，便脫了衣服，赤身條條，只叫：「郎君，快來與奴解解渴罷！」

百順一見，神魂飄蕩，淫興勃勃，便脫去衣裳，上得床來。手提著金蓮，那陽物對準陰戶，用力抽掣。那婦人在下邊，燕語鶯聲，百般嬌態，無所不至。

百順遂又伏下身子，摟著婦人的脖頸親嘴，叫道：「心肝乖乖，我肏得你受用不受用？」

婦人顫聲柔語說：「實在受用，我的兒！你再往裡頂頂，頂住花心，還更受用哩！」

百順於是全身晃動，加力抽頂。

抽得婦人一陣昏迷，陰精已洩。此時百順陽精已至，又在花心裡揉了幾揉，方纔對洩。二人相摟相抱，共枕而眠，及至醒來，乃是一夢。

此時漏盡更殘，天色將曉，遂喚起王忠，收拾行李，登程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碧蓮自從那日與吳能幹了那勾當，甚合其意，又因官人不在家中，所以大肆其淫行，常常與吳能交好合歡。吳能亦愛其俊俏可人，常往他家走動，街坊鄰舍看著不雅，漸漸風聲傳於滿城。

有吳能的一個仇人，名喚胡山，外號扒山虎，此人年方二十五六，武藝精通，常在街上打抱不平。一日聞聽此事，心頭火起，要報前日之仇。

於是腰中帶了一把短刀，在黑暗之中，單看著吳能往那裡去。這日吳能也是該死，果然手提著酒餚，往王百順家去了，胡山暗暗跟將進去，藏在一旁。

只見吳能進去，先摟著碧蓮，親了幾個嘴，碧蓮說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才來麼！」

隨即擺上碟，二人飲酒，推杯換盞，飲了數巡，還嫌不樂。又將碧蓮摟在懷貍，一遞一口，飲了一會。二人酒勾十分，乘著酒興，二人進入臥房，各自寬衣解帶，赤身露體，摟在一處，幹起來了。乖乖心肝，無所不叫。幹有良久，吳能爬將下來，站在床前。將碧蓮白生生的腿兒，一分兩開。

兩手捏著兩隻金蓮，說：「嬌嬌，我與你幹個霸王推車罷。」

說著說著，那陽物直挺挺的，就肏進去了。

緊抽慢送，百十回合，抽得碧蓮哼哼唧唧，燕語鶯聲，無所不至。

二人正在情濃之際，胡山手執短刀，走進房來，照著吳能脖頸裡，就是一刀。吳能覺著一陣涼風，頭已落地，作了花下之鬼，嚇得碧蓮也昏迷去。

胡山提著人頭，跑到縣裡，親自擊鼓，老爺登時升堂，問是何人擊鼓，兩邊答道：「是胡山！」

老爺吩咐兩邊：「與我帶將上來。」

老爺問道：「你有何冤枉？從實說來！」

胡山即將吳能與張碧蓮通姦之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老爺登時出籤，將碧蓮鎖來一問，果然不錯。

又差人到吳能家裡，將吳能的老婆周氏力拘到案。

周氏據實稟明，說：「他原不安分，被人殺死也不屈。」

老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將屍首速速收殮起來，將他殯葬，不可遲延。」

又說：「碧蓮，本當重責於你，為你是宦家女兒，與你留個體面。從今以後，改邪歸正，再不許如此。」

碧蓮說：「是！」

老爺吩咐已畢，說：「周氏與碧蓮，你們去罷！」

周氏、碧蓮朝上叩頭，謝過老爺，揚長而去。單留下兇手胡山，不知怎樣發落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回張碧蓮閨房悶坐王百順牙床試新

話說老爺將周氏與碧蓮吩咐去後，遂叫胡山朝上跪，老爺說：「胡山！殺人本當償命，但本人不究，老爺也不肯置之死地。再者你是條好漢，敢做敢當，不叫老爺費事，這是你的好處。雖然如此，不能不打打兇氣。」

吩咐青衣將胡山扯下去，重責二十頭號。老爺又賞銀五兩，徙罪一年，當下將胡山發落去了。老爺吩咐已畢，打點退堂而去。且說周氏回到家中，買了棺木，將吳能盛殮妥當，抬到家中，放了五天後殯葬，不題。

再說碧蓮回到家中，滿心驚懼，又是羞慚，閉門度日，靜養起來了。一日，王百順從京城回來，碧蓮正在家中悶坐，忽聽有人叩門，便叫梅香出來一看，乃是家主爺爺回來，急忙將門開開。

百順走進房來，婦人一見，滿心歡喜，請安問好，將丈夫讓在上面坐下，雙手捧過一杯香茶，遞與百順。隨即叫梅香去打盆淨面水來，與丈夫洗臉。王忠隨後將行李都搬運進來，打發車夫走了，收拾完備，隨即端上酒來，碧蓮滿斟一杯，雙手遞與百順，說：「官人久居於外，受了風塵之苦，請官人飲此一杯，以伸奴寸心之敬。」

百順接杯，一飲而乾。婦人又斟一杯，也是如此。一連三杯，婦人便開言問道：「官人在京數月有餘，辦的事情怎樣了？」

百順見問，遂將在京遇著異人的事情，告訴了婦人一遍。婦人聞聽，滿心歡喜。二人飲夠多時，方纔用飯。用過了飯，天色已晚，忙喚梅香秉上燈燭，二人又在臥房之中開懷暢飲，以敘離別之情。

說話之間，百順遂將碧蓮摟在懷裡親嘴，一遞一口，飲酒咂舌。又叫婦人解脫羅衫，露出香馥馥的酥胸，緊抽抽的香乳，玩至良久，用口咂之，咂得碧蓮渾身癢癢，淫兒大發，牝戶中水往外流。

遂用手去摸百順的陽物，說：「叫我看看養得有多大了！」

說著說著，解開褲帶，伸手一摸，吃了一大驚，說：「我的心肝，你這陽物果然養成了。真是京城有能人。但只是太長了，恐奴這陰戶窄小，容他不下。」

說著，又與百順親嘴，叫道：「我的兒，咱快試試新罷！」

隨即脫了衣服，換上睡鞋，仰臥在床。此時百順如乾柴近烈火，一見婦人這番光景，刻不容緩，隨即解衣上床，摟在一處親嘴。底下陽物對準了妙品，加力直頂，幸有淫水汪洋，緊緊容下。百順由淺而深，抽送起來。

抽得碧蓮陰戶覺疼，說：「我兒，且慢些，不要心急，奴這陰戶窄小，怕弄壞了奴的身子。」

說著，只是哼哼。百順那裡肯聽，仍然加力抽頂，唧唧有聲。上邊摟著不住的親嘴，只叫乖乖心肝，遂問道：「這陽物比從前怎樣？」

碧蓮說：「比先強多了，又粗又長，頂得奴這花心裡都疼起來了。」

雖是說疼，仍然哼哼唧唧，嬌聲媚態，不住的親嘴，說道：「你可肏死我了！」

不覺一陣昏迷，陰精已洩，百順亦禁止不住，摟住對洩，相摟相抱，各自睡去。睡到天明，二人起得身來，梳洗已畢。才要用飯，只聽有人叩門，不知是誰？下回分解。

新刻碧玉樓 卷之二終

# 新刻碧玉樓卷之三

第七回馮婆王宅賣玉簪百順繡房戰碧蓮

話說王百順與婦人碧蓮梳洗已畢，剛剛用飯，聽得外面有人叫門，忙叫梅香去看。乃是媒婆馮媽媽來了，走至後宅上房裡。一見碧蓮，請安問好，一傍坐下，百順問道：「媽媽有何事情來在我家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有一小女要賣，不知奶奶要否？」

碧蓮與百順商議，百順說：「不知多大小？要多少錢？」

遂問道：「媽媽，此女是誰家的女兒？叫甚麼名字？年紀多大了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這是南門裡李老爺的丫頭。只因當下不做官了，家中使女太多，用不清了，故此要賣。年方十二，名喚玉簪。」

百順道：「要多少錢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要十兩銀子！」

百順說：「領來看看再說。」

馮媽媽去不多時，將女兒領來，百順一見，甚覺如意，隨即兌了十兩紋銀，將女兒買下。這且不題。

且說王百順一日閒暇無事，換上一套新鮮衣服，出門閒遊散心。穿街越巷，遊玩多時，忽見一婦人站立門首，頭挽著烏雲，身著青衣，腰繫著羅裙，手拿著一枝鮮花，不住抿嘴只笑。

百順看了多時，甚覺面熟。想不起在那裡會過，正在納悶之際，忽然想起：「在客店之中，夜夢與婦人交媾著，就是此人，真真奇怪。莫非此人與我有緣，不然怎麼夢中與我相會，今日湊巧又遇在面前，但不知這是誰家女子？待我著人再來打聽。」

心中正然尋思，只見婦人轉身向門內而去，丟下鮮花一枝。百順過去把花拾在手中，向鼻上一聞，香氣撲人，真令人可愛。百順在此站立多時，方纔轉身回家而去。一路行走之間，鼻聞其花，心思其人。

及至回在家中，碧蓮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今日上那裡遊玩去來？到如今纔回家中。天不早了，快吃飯罷！」

忙令梅香擺上酒餚，二人對坐飲酒，飲酒中間，百順遂將路遇婦人，與夢中相會婦人一樣之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遂將鮮花一枝，遞與碧蓮，說：「此乃婦人所贈。」

碧蓮接在手中一聞，香氣撲面而來，令人可愛。碧蓮遂把此花插在頭上，仍與丈夫飲酒。二人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飲得酒勾十分，醺醺大醉，也不用飯。

手扯著婦人，向臥房而去。走至床前，令碧蓮與他脫衣，脫得精赤條條，坐在床上。先把丹藥取出來，用唾沫和了半厘，抹在龜頭之上。然後碧蓮自己脫去衫兒，解下裙兒，又褪去中衣，上下脫得光光的，坐在官人懷裡。

換上大紅緞子繡花軟底睡鞋，便與百順親嘴，又用手戲弄其陽物。低頭一看，真有一尺多長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不覺陰中淫水直流。

百順用手摸其陰戶，淫水汪汪，早已把褥子濕了一大片了。遂叫碧蓮仰在床上，將兩腿分開，手提著金蓮，將龜頭往妙屄上湊了一湊，就進去了半截。又用力一頂，連根都進去了，緊抽慢送，行九淺一深之法，或高或低，作蜻蜓點水之勢，抽得唧唧有聲，浪得淫水直淌，只聽碧蓮顫聲柔語，哼哼唧唧。心肝乖乖，不住的亂叫。

百順遂將身子伏在碧蓮身上，摟著碧蓮親嘴，叫道：「嬌兒達達，肏得你快活否？」

碧蓮說：「肏得快活。」

百順又叫道：「乖肉達達，肏得受用否？」

碧蓮說：「肏得受用。」

遂又親了幾個嘴，說道：「我的乖乖心肝，你與我玩個羊油倒澆蠟罷。」

百順遂將陽物從屄裡拔出來，仰在床上，叫碧蓮起來，騎在百順身上，將牝戶對準龜頭，往下坐，忽高忽低，揉了又揉。此時碧蓮到了樂境，用力往下坐。

那龜頭頂住花心，柳腰擺了幾擺，搖了幾搖，一陣昏迷神魂，正在情濃之際，玉簪走來，問道：「大奶奶，天不早了，用飯罷！」

不知碧蓮回答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盤使女嘆惜故友愛美人夜戰多嬌

話說碧蓮與官人弄得正在情濃之際，被玉簪看見赤身條條幹在一處，也顧不得羞恥，用手將帳子一把放下，說：「你看我做著甚麼，得閒吃飯麼？少待片時再吃罷。」

說罷，又用力揉了幾揉。揉得花心裡癢欲難禁，一陣昏迷，便伏下身子，摟著百順的脖子，親著嘴兒，將身子丟了。

百順底下被碧蓮揉得渾身暢快，魂不附體，便緊緊摟著碧蓮，叫了幾個心肝，與他對洩。二人仰在床上，歇息了一會，方纔起來穿衣，下床走出房來，叫了一聲：「玉簪，端上飯來！」

不多時，將飯擺在桌子之上，二人對坐，笑嘻嘻的吃起來了，遂又把玉簪叫到跟前，囑咐道：「好生事奉大奶奶，從今以後，凡大奶奶在房裡睡覺，不許驚動他。如若不改，定打你一頓鞭子。」

玉簪說：「知道了。」

又問玉簪：「那裡人氏，你爹叫什麼名字，幾時賣在李老爺家？」

玉簪說：「姓吳，就是本城人氏，父親叫吳能，父親已死，母親改嫁，家中無人，所以把我賣了。」

百順聞聽，心吃一驚，說：「原來你是吳能的女兒，你父親幾時死的？」

玉簪說：「纔死不久。」

百順不由得嘆息了一會，因向婦人碧蓮說道：「好生看待此女，不可與梅香一樣。」

說話之間，飯已用足，遂叫梅香收拾桌子，將桌子拭得乾乾淨淨。玉簪捧過香茶，遂與婦人下棋，下了會子棋，天色已晚，閉上房門，各自寬衣解帶，上床就寢。又玩耍了一會兒，各自安眠而睡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正在矇矓之際，只見那婦人走到床前，手指著百順，說道：「你豈有此理，為何把我的花兒，拿來與傍人戴在頭上？」

說罷，寬衣解帶，鑽在被窩裡，與百順交媾起來。二人你親我愛，如魚得水，似膠投漆。

那婦人緊緊把百順摟在懷裡親嘴，喘吁吁的向百順說道：「我的郎君，奴與你前世有緣，須得煩媒婆過去與我家大娘說明此事，便能成就。」

百順因問道：「娘子貴姓，叫甚麼名字？」

婦人說：「奴家姓黃名叫雲英。」

百順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我自有道理。」

說罷，摟著婦人親嘴，下邊加力頂抽，抽夠二百多下，抽得婦人百般嬌態俱獻出。幹有良久，二人對洩，雲雨已罷，婦人便穿衣而去。

百順醒來，摸了摸下邊，卻濕了一片。

看看碧蓮睡在那裡，動也不動，心中納悶，說：「這也奇怪，昨日在旅店之中夢見此人，今日在家又夢見此人。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好不叫人心中疑惑。明日一定叫媒婆打聽打聽。」

百順正然心中說話，只見碧蓮醒來，又向碧蓮說了一遍。

正說之間，忽聽鼓打四更。

碧蓮此時慾火燒身，只向百順親嘴，又用手戲弄其陽物，卻不與他雲雨，便馬上爬在身上，雙手捧定那話，在口裡吞放品簫，玩其出入之妙。

吮咂良久，淫興發作，隨即騎在百順身上，用牝戶對準龜頭一揉，把龜頭坐進去了。柳腰軟擺，忽高忽低，任意顛狂，玩耍了一回。

爬將下來，仰在床上，摟過百順來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上在我身上，再幹一回。」

百順起來，伏在碧蓮身上，對準了美品，用力抽將起來。上邊不住的親嘴，下邊抽得唧唧有聲。一霎時，二人皆洩，並頭而睡。睡到次日天明，起得身來，梳洗已畢，百順便要出門。

不知何如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回百順央媒提親事馮婆勾引俏佳人

話說百順早晨起來，剛剛梳洗完備，百順就要去找馮媽媽打聽婦人的消息。

碧蓮說：「官人，你心也太急了，事之成敗，自有定數，何必心急，吃了飯去不遲。」

說罷，隨即吩咐廚房快些做飯。不多時，梅香將飯端來，夫婦二人用飯已畢，百順隨即出門而去。

走到馮媽媽家中，正當用飯之際，馮媽媽一見百順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官人輕易來不到這裡，屋裡請坐！」隨後斟茶。

馮媽媽便問道：「官人有何事情？」

百順就將在某街某巷路遇婦人之事，告訴一遍，說：「特來託你打聽打聽，速速就去，不可遲延。」

馮媽媽說：「這個不難，老身自然會辦。」

百順說：「再聽媽媽信罷！」說罷，轉身而去。

馮媽媽打發百順去後，隨即用飯，出門而去，穿街越巷。不多時，來到黃家門首，外面無人，隨即進去，來到上房，見一個老媽媽，約有七八十歲，在上邊坐著。傍邊有一位年幼的婦人，約有二十多歲，陪著說話。

馮媽媽進去，便道了個萬福，一傍坐下。

老媽媽便問馮媽媽道：「姓什麼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姓馮。」

老媽媽又問：「來在我家，有何事情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聞聽咱家有位姑娘，特來提媒。」

老媽媽說：「有位姑娘才死不久，如今就落了我婆媳二人了。」

馮媽媽便問：「你家大爺作何生理？」

老媽媽說：「我的兒出門在外貿易，三年有餘，不曾回家，也無音信，好不令人納悶。」

說著說著，淚珠雙垂，哭將起來。

馮媽媽勸道：「老太太不必啼哭，想是買賣茂盛，不得脫身。俟他安置妥當，自然回來，老太太暫且寬心，不必過慮。」

老太太見他說得近理，隨即止住淚痕，說：「媽媽，你甚會說話，不要走了，與我說會子話，與我解解悶，用過午飯，再走不遲。」

馮媽媽聞聽姑娘不在，便不高興，遂辭謝說：「改日取擾罷！今日不得閒。」說罷，轉身便走。

老太太再三懇留，馮媽媽只得從命，遂坐在一傍，又與老太太說了會子閒話。剛剛端上飯來，忽然風雨驟至，登時下得遍地是水，將馮媽媽隔住，不能回家，只得是在此住下。

及至天晚，點上銀燈，老太太便安歇就寢而睡，落了馮媽媽與少婦人兩個細談起來。

說話之間，馮媽媽心生一計，說：「他家姑娘死了，事情固然無成。我看這小娘子，頗有幾分姿色，也是那人的對手，但不知小娘子肯與不肯？待我先用幾句言語探探消息。」

主意已定，才待開言，那少婦人說：「天不早了，咱們睡罷！」

馮媽媽說：「我最怕睡覺，獨自一人仰在被窩裡，冷冷清清，翻過來，轉過去，睡也睡不著。」

那婦人說：「果然不錯，獨自一人實在是難睡。」

馮媽媽又說：「大娘子你不會法，我那年輕時乍沒了丈夫，成幾夜家睡不著。後來叫我買了個廣東人事，到想起丈夫來的時候，拿出來用用，便睡著了。」

那少婦人聽得此言，臉上紅了一陣。

不知婦人說些什麼？下回分解。

新刻碧玉樓 卷之三終

# 新刻碧玉樓卷之四

第十回黃玉樓房中定計王百順暗裡偷情

話說玉樓聞聽馮媽媽之言，臉上紅了一陣，說道：「那樣東西，我們如何能買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大娘子若不棄嫌，待我與你買一個來。」

玉樓說：「你就與奴代買一個，但不知得多少錢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這樣東西，不得一樣。有長的、有短的、有大的、有小的，不知大娘子用那一等？」

玉樓聽到此處，笑道：「這卻叫我沒法說了。」

馮媽媽說：「怎麼沒法？到明天，我把賣廣東人事的叫到咱家裡來，大娘子試著買，也買個如意。」

玉樓說：「就是如此。」說罷，二人脫衣，各自睡去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馮媽媽起來，便要回家，玉樓又囑咐道：「媽媽不可叫那人來早了。青天白日，倘被老太太看見，彼此落得沒趣，不如到晚上來為妙。」

馮媽媽說：「是了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馮媽媽出了黃家大門，興致勃勃，一溜煙，來在王百順家中。百順一見馮媽媽，便問道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？」

馮媽說：「事有八成。」

遂將昨日被雨隔住，怎麼與婦人說話，怎麼用言語挑動他的春心，託他買廣東人事，一個說了一遍。

喜得百順了不得，遂誇獎道：「媽媽，你真能辦事！」

留他吃飯，又賞他五兩銀子。

媽媽謝道說：「又費官人的清心了。」說罷，告辭而去。

百順又囑咐道：「晚上我可與你同去。」

媽媽說：「自然。」

打發媽媽去後，百順回在家中，走出來，走進去，只覺著天長，恨不能金烏早歸西山去，玉兔速從東海來。盼望多時，只見媽媽走來，百順喜上眉梢，說：「咱們快去罷！」

媽媽說：「天還早哩！吃杯喜酒，再去不遲。」

百順吩咐梅香，快提壺酒來。梅香聽說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提了一壺熱酒，送到上房，你看他兩個，你一盅，我一盅，一霎時，把壺酒吃得乾乾的。

馮媽媽說：「咱去罷！」

於是同百順出了大門，直撲黃家而來。

不多一時，來在黃家門首，媽媽說：「官人，你且在此等等，待我先進去看看。」

百順說：「不錯。」

馮婆走至一房，見玉樓正在那裡盼望，媽媽說：「我叫那人來了，大娘子怎麼個試法？」

娘子說：「怎麼試？」

媽媽說：「你不如在臥房裡面，褪去中衣，坐在床上等著，我去拿來你試，也不必點燈，省得傍人看見不雅。」

玉樓說：「妙極，就是如此。」

媽媽與玉樓計議已定。隨即走到外邊，將大門關好，領著百順，輕輕腳步，走將進來。

百順留神一看，只見那婦人坐在床上，百順用手解去腰帶，拿出那尺八長廣東人事來，走到玉樓面前，遞在他手裡，低低說道：「你試試罷。」

玉樓此時正在渴想之時，也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來了。

將陽物接在手裡，往牝戶裡一插，百順趁著他那一插，便往前一湊，就插進去了。隨即雙手摟著婦人親嘴，玉樓此時明知是個男人，無奈乾柴近於烈火，欲退而不能退，想捨而不肯捨，只得將計就計，任他抽送。

但只是陽物粗長，陰中作疼，幸有淫水，其滑如油，抽到百十多下，便不覺疼。只覺著癢欲鑽心，就有無限的騷狀出來，玉樓便哼哼噯喲，用手摟住百順的脖子親嘴。

月光之下，照著百順的臉兒，白生生的，又滑又嫩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百順說：「我是王百順。」

玉樓說：「原來是王相公。」

又問：「多大年紀？」

百順說：「今年二十三歲。」

婦人聽說，心中暗喜道：「人品聰俊，年紀不多，真來是我的對頭。」

百順又問玉樓說：「小娘子青春幾何？名叫甚麼？」

玉樓答道：「奴家今年也是二十三歲，名喚玉樓。」

百順聞聽，心內疑惑，說：「此人與昨日夜夢者名字不對，莫非不是昨日路過之人？」

趁著月光，仔細端詳，卻是一位美貌女子，原與昨日所見不同，更覺新鮮。

於是手提著金蓮，平空振作起來，連抽了幾百抽，抽得婦人顫聲柔語，低低的叫道：「親哥哥，你可受用死我了，我可丟了，經不得再肏了，摟著歇歇罷！」

百順摟住婦人，那龜頭在牝戶中揉了幾揉，陽精大洩。剛剛雲雨已罷，只聽門外有腳步之聲。不知是誰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一回百順夜赴合歡宴雲英牙床會新郎

話說百順與玉樓剛剛雲散雨收，還未整齊衣服，只聽得外邊有人走動。

百順只當是馮媽媽來叫，走出房來一看，卻是一對丫鬟，手執燈籠，向百順說：「姑娘有請，速去莫遲。」

王百順一見，心甚模糊，欲待問個明白，此處不便說話，欲待不去，兩個丫鬟站立不走，只得跟他去了。

走至後邊，只見高樓大廈，懸燈結彩，走到上房一看，滿屋裡燈燭輝煌，撲面異香。見一位年老的婦人恭身施禮，讓在上坐。

四下裡觀看，只見琴棋書畫擺列得甚是整齊，丫鬟捧過茶來，那年老的婦人說：「官人請茶。」

百順端起茶來，清香撲鼻，一氣飲乾。

那婦人開言說道：「王官人，你與小女有姻緣之分，昨日既蒙恩愛，今日禮當合婚。」

少頃，環珮叮噹，從屋裡將簾子一掀，走出一位女子來。向著百順拜了四拜，道了萬福，坐在一傍。百順一見，面如桃花，牙如碎玉，彎生生的兩道柳眉，水零零的兩隻杏眼，楊柳腰又細又軟，小金蓮又瘦又尖，好似天仙一般，與昨日所見的一樣。

只聽婦人吩咐，快擺香案，叫他二人拜堂成親，完其大事。慌得兩個丫鬟忙把香案擺上，請新姑爺與姑娘拜堂，百順果然與雲英拜堂。

拜堂之後，隨即吩咐，收拾桌子，與新姑爺飲酒。丫鬟連忙收拾桌子，擺上果品餚饌。百順一看，只見桌子上擺的仙桃仙果，山珍海味，樣樣都新。

收拾齊備，把百順讓在上坐，老婦人與女兒兩傍相陪。丫鬟斟酒，老婦人讓道：「姑爺請酒。」百順一氣飲乾。

丫鬟又斟一杯，婦人又讓。百順又是一氣飲乾，一連三杯。少頃，老婦人又親手執壺，讓了三杯。

少停片時，酒過數巡，茶過五味，老婦人告辭而退。單落了百順與雲英二人對飲。

百順便開言問道：「前邊那位婦人，是你的何人？」

雲英說：「那是奴的嫂嫂，一宅兩院，居住多年。那年老的婦人，是奴的伯母，哥哥常不在家。姪女才死不久，所以只落他婆媳二人。」

百順又問：「娘子家中還有甚麼人？」

雲英答道：「父親去世已久，又無兄弟姊妹，單生奴家自己一人。」

說罷，親手提壺，讓百順又吃了幾杯。此時百順酒勾八分，看見雲英那般嬌柔體態，不由得淫興發作，只想和婦人雲雨。雲英此時酒已足量，眼望著新郎，觀其風流體態，不覺以目送情。

於是二人走進內室，坐在牙床之上，相摟相抱，嘴對著嘴兒，又飲了幾杯香醪美酒。於是寬衣解帶，同入羅幃，只見雲英仰在床上，渾身雪白。百順赤身條條，手揝著金蓮，聞了一聞，香氣撲鼻。此時把丹藥早已調塗龜頭之上，那陽物直挺挺的，對著妙屄一頂，只聽得咕唧的一聲，那龜頭就進去了。

抽了幾抽，雲英覺著堵塞難受，便叫：「郎君，且慢慢的弄。」

說著說著，淫水流出，少覺滑溜。又抽了幾下，漸覺癢癢，又淌了一股淫水，更覺著陰戶裡邊寬潤，於是擺動柳腰，喘吁吁的叫道：「新郎，我的心肝，你肏得我怪快活！」於是摟過百順的頭來親嘴。

百順也摟著雲英的脖子，嬌嬌心肝的叫將起來。

百順又用手摸其肉峰，雲英說：「情郎，你與我咂咂纔好。」

百順遂用口啣住，用力頻咂，咂得雲英一陣酸麻，丟了身，說：「郎君，奴丟了。」

百順也挺住身子，緊抽了幾抽，與他對丟，兩個摟抱在一處睡起來。少停一會，只聽得有人喊叫。不知是誰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二回雲英預定合歡約百順初破玉簪花

話說百順與雲英正在睡夢之際，聽得有人說：「姑爺起來罷！外邊馮媽媽叫你哩！」

急忙睜眼一看，只見一對丫鬟站立兩傍，說：「馮媽媽外邊立等回家，請姑爺起來罷。」

百順連忙起來，穿上衣服，雲英也穿衣起來，說：「郎君今日要走，奴也不敢強留。求郎君明日早來。」

說罷，挾手相送。

仍然一對丫鬟，手提燈籠，在前引路。及至到了前院，百順辭別雲英。

剛剛往前走了幾步，逢著馮媽媽來打聽消息，百順說：「媽媽，咱回家去罷！」

說罷，二人一同而去。這且不題。

且說吳玉簪自從賣在王百順家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不知，已是二三年。玉簪漸長成人，頗有二分姿色。一日，百順在書房裡閒坐看書，玉簪手提著茶壺，走到書房裡，放在桌子之上，纔待要走，百順用手扯住，摟在懷裡親嘴，遂用手去解其褲帶。

玉簪不從，忙從腰中解下一個香荷包，遞與玉簪。

又許著與他做一套好衣裳。玉簪被百順哄得喜歡了，這才解去褲帶，褪了中衣，仰在春凳上。

百順也脫了褲子，把玉簪的白生生的兩條腿一分。只見小肚子下邊那個東西，與新蒸的饅頭一般，就是多了一道紅縫，又白又嫩，真令人可愛。百順那件東西，不由得直挺挺的立將起來，對準了美品一頂，那玉簪就噯喲起來了。

百順低頭一看，連龜頭還沒進去哩，又頂了一頂，仍然不進，玉簪說：「大爺！饒了我罷！可疼死我了。」

百順說：「不妨！我自有法。」

遂把燈油取過一點來，抹在龜頭上，又取過一點來，抹在牝戶裡面。遂將龜頭對準陰戶，往裡一頂，龜頭進去了。

玉簪覺得陰戶裡邊堵塞得難過，將身子往後一掣，把龜頭又擠出來了，如是者幾次。

百順心內著急，遂吐了口唾沫，抹在龜頭上，又用手擘著牝戶，把龜頭放進去。恐怕玉簪再掣身子，用手摟他的脖頸，輕輕的抽了幾抽，抽得玉簪連聲噯喲，只是說疼。

百順此時淫興大發，慾火燒身，那裡肯聽，仍然任意抽送。

玉簪是未經破瓜的處女，陰戶總還窄小，任憑百順怎樣的抽送，不過僅能進去點頭。

百順總是覺著不快活，恨不能連根都進去才好，於是加力一頂，只聽得玉簪噯喲了一聲，說：「可不好了！你可肏死我了！」

不知玉簪的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新刻碧玉樓 卷之四終

# 新刻碧玉樓卷之五

第十三回黃玉樓繡房賣俏小雲英當面求情

話說玉簪被百順弄得過於猛勇，大聲噯喲，說：「不好了！你可肏死我了！」說著說著，目瞪口呆，昏迷過去了。

正值婦人碧蓮出來看花，只聽前邊書房裡一片喊叫之聲，急忙走到書房裡一看，只見百順摟著玉簪，口對著口兒換氣，便指著百順說道：「你好沒正經，這女兒是未經破瓜的，如何招架得你那大傢伙？還不過去，叫我看看是怎麼了？」

百順剛剛過去，玉簪甦醒過來，婦人一看，只見陰中鮮血流出來的不少。隨即用綿子與他拭得乾乾淨淨，手扶著玉簪，又叫他歇息了一會。碧蓮這才領著玉簪，慢慢往後邊去了。

落了百順獨自坐在那裡，好沒意思。於是走出門來，往街上閒遊去了。

正走之間，遇著馮媽媽笑嘻嘻的走到跟前，伏耳低言說：「如此這般，如此這般。」

百順聞聽，喜不自勝。遂與馮婆同回家去。用過了午飯，又換了一套新鮮衣服，帶了幾兩銀子，同馮婆一同去了。

走到黃家門首，仍叫馮媽媽往頭裡走，百順後邊跟著來。到上房見了玉樓，便恭身施禮，玉樓也有禮相還，讓百順上坐，玉樓一傍相陪。馮婆端過茶來，彼此說了幾句套話，百順遂將腰中掏出幾兩銀子，叫馮婆去治辦酒餚果品。

馮婆手拿著銀子，轉身往外邊去了。落了他兩坐在那裡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愛的是紅粉俏佳人；一個愛的是白面小書生。

彼此以目送情，不覺高起興來，兩個走進內室，各自寬衣解帶，雲雨起來，如魚得水，似膠投漆，百般嬌態，無所不至。

二人剛剛雲雨已罷，馮婆治辦了東西回來，將果品餚饌，擺列桌子之上。把百順讓在上面，玉樓與馮媽媽一傍相陪，馮婆執壺，先與百順滿斟一杯，次與玉樓斟上，隨後自己也斟一杯，彼此相讓。

酒過數巡，百順便開言問道：「娘子家中都是何人？」

玉樓說：「丈夫出門貿易多年，不曾回家，如今只有婆媳二人度日。」

王百順又問：「這後邊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玉樓說：「這後邊不過是幾座閒房子，不曾有人住著。」

百順遂將昨夜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甚覺驚疑。玉樓說：「後邊房子，久已無人居住，想來是狐仙在裡邊住著，也是有的。」

百順說：「這便怎處？」

玉樓說：「這也沒法！」

馮媽媽說：「與狐仙配夫婦者，不是沒有，這又何妨？」

說話中間，酒盡餚殘。馮媽媽故意的裝醉，告辭而退，上到房裡歇息去了。落了玉樓與百順兩個，又飲了幾杯酒，說了幾句調情話，說得彼此情濃，淫興勃勃。走進臥房，摟在一處，親了會子嘴，摸了會子腳，婦人脫了衣服，仰在床上，說：「我的郎君，你快和我幹幹罷！」

百順才待解衣，只聽外面兩個丫鬟說：「請姑爺上後邊去飲酒哩！」

百順說：「等等再去罷！」

丫鬟說：「姑娘等得心急了，你要不去，姑娘就要親自來了。」

說得百順沒法推辭。

遂向玉樓說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暫且等等，待我到後邊應酬應酬就回來。」

玉樓再三不肯捨他。外邊兩個丫鬟直催，催得百順沒法，只得隨他兩向後邊而去。如是者數次，百順心中就有些不悅。

一日，百順與雲英飲酒，雲英兩眼淚汪汪的說道：「到六月二十三日，天將大雨，讓我遭劫，求郎君念夫婦之情，救奴蟻命。」

百順說：「怎麼救法？」

雲英說：「到那一天，你坐在書房裡，若有黃貍貓去，便是奴家，你把我收在書箱裡，你老倚著書箱看書，俟雷過天晴，可以沒事。」

不知百順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四回背前盟雷擊狐女借白銀殯葬老母

話說百順聞聽雲英之言，便慨然應許，說：「這也不難！我與你既係夫婦，焉有不救之理？」

雲英見百順允了此情，便叩頭致謝。百順說：「娘子請起，些須小事，何必如此？」

說罷，二人又飲了會子酒，雲英酒勾八分，淫興發作，便扯著百順，走進繡房，各自寬衣解帶，上在牙床之上，交媾起來。

他二人你親我愛，似膠投漆，百般嬌媚之態，全現出來。幹有良久，雲散雨收。百順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出門而去，不題。

及至到了這一天，忽然層雲密布，涼風徐來，百順想起雲英所求之事，走到書房，把書箱騰出一個來，放在那裡，單等著黃貍貓來，好救他的性命。

又一思想，說：「此乃狐也，我與他交媾久了，怕被其害，反倒傷了我的性命。我不如將計就計，把他除治了，以免後日之患。再者將他治死，我與那玉樓娘子也通泰通泰。」

主意已定，單等著他自投羅網。

一霎時，風雨驟至，閃電生光，雷聲不住的咕嚕嚕直響。只見一個大黃貍貓，慌慌張張跑在書房裡來。百順一見，忙把書箱掀開，那貓就跳將進去。

王百順見貓兒跳進去，遂將蓋子一放，用鎖鎖住，及至到了時辰，大雨盆頃，雷聲振地。百順兩手把箱子捧定，往天井裡一捨，呵哎一聲，把那黃貓擊死。

不多一時，雲散天晴，百順從書房中走出來一看，只見那箱子裡邊，只落了一個貓皮布袋，遂令王忠把箱子拖在書房之內，高高擱將起來，不題。

且說黃老婦人年紀大，常常有病。一日，舊病復發，用藥不好，嗚咽而死。黃玉樓手中無錢，甚是作難，隨即叫馮媽媽去請王官人來。

不多一時，百順到來，玉樓一見，連忙叩頭，說：「老婦人去世，手中無錢，不能辦些大事。求官人挪借白銀五十兩，打發老婦人入土，日後自有重報。」

百順用手把玉樓扶起，說：「有有有！」

隨即回到家中，兌出五十兩白銀，打發王忠與黃宅送去。玉樓接過銀子來，連忙治辦衣食棺槨，化了七天紙，打發老婦人黃金入了櫃了。

出殯以後，玉樓治辦酒餚果品，叫馮婆把王官人請來酬謝酬謝。

馮媽媽走來，一見百順，說：「玉樓娘子有請，要酬謝你哩！」

百順聽說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我這幾天沒得與娘子會會，今日來請，正合吾意，咱們一同去罷！」說罷，隨即同馮媽媽走來。

玉樓一見百順，便叩頭致謝，說：「昨日幸虧官人助一臂之力，才打發老母入土為安。」

百順說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掛齒。」

遂把百順讓在上坐，馮媽媽斟茶，玉棲一傍相陪，說了會子閒話。隨即收拾桌子，擺上果品，三人飲起酒來。少停片時，酒過數巡，馮媽媽告辭而退，落了他兩個。

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百順說：「如今你家老太太不在了，後邊那狐仙也被雷擊死了，咱們可通泰通泰。」

說著說著，摟過來就親嘴，說：「咱們往裡邊去飲罷！」

玉樓隨即關上房門，走入臥室，脫去衣服，精赤條條，坐在床上。百順也脫了衣裳，摟著玉樓又對飲了幾杯，百順乘著酒，把丹藥抹在龜頭之上，手揝著金蓮，往兩傍一分，露出白生生的一個妙屄來。百順低頭一看，只見當中一道紅縫，真令人可愛。

遂把陽物對準美品，往裡直頂，頂得玉樓覺疼，說：「我的心肝，慢慢的頂。」

百順往外一抽，咕唧的一聲，淫水淌出來了。百順趁著淫水，又往裡頂，便覺滑溜。於是伏下身子，連抽了幾抽，抽得玉樓癢癢上來，便叫道：「我的達達，你好會弄，弄得我受用。」

遂摟住百順的脖子親嘴，只是哼哼，下邊弄得唧唧有聲，騷水直淌，百順遂用力抽頂，頂住花心，揉了幾揉，只聽玉樓噯喲一聲，丟了一股，說：「不好了！」

不知甚事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五回百順臥房戰美女黃德回家審玉樓

話說百順剛剛用力一頂，玉樓便說不好，嚇得百順便摟住玉樓，動也不動，只當和玉簪一樣，被他一毬肏死了。連忙問道：「我的嬌嬌，怎麼樣了？」

玉樓說：「我丟了一股。」

百順放下心去，又抽頂起來。玉樓說：「我那花心裡只癢癢，你再用力與我揉揉。」

百順這纔知道他陰戶深大，是個浪貨。於是架起身，用力頻揉了又揉。上邊不住的親嘴，只叫乖乖。抽得玉樓喘吁吁的，情聲只放，一陣昏迷，陰精大洩。

百順見他那般嬌柔體態，鎖不住心猿，拴不住意馬，只覺著陽物在裡邊跳了幾跳，與他對洩。二人相摟相抱，共枕而眠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百順起來，穿上衣服，纔待要走，玉樓說：「不要走，今日我請你吃早飯哩！」

隨即叫馮婆治辦東西而去。玉樓慢慢起來，梳洗打扮。百順見他人物標致，俊俏可人，一時高興，隨即摟在懷中，又與他雲雨了一回。

不多一時，媽媽把飯收拾妥當，二人用飯。

百順說：「娘子家中無人使喚，甚不便宜。」

遂託馮婆，說：「速去幫大娘子買個丫頭來。」

馮婆說：「是了。」

二人用飲已畢，百順回家而去。自此以後，日日往來，夜夜交歡，遂認成姑表姊妹，免得傍人疑惑。

住了兩天，馮婆果然與他買了個丫頭，名喚秋香，百順又與他做了幾套新鮮衣服，又與他買了些頭面首飾，玉樓十分如意，看看百順，就與自己的丈夫一樣，那裡還想得起黃德來呢。

不想黃德在外做了幾年買賣，頗覺順當，積下了幾百銀子，一心想到家裡走走。及至來到家中，走進房來一看，只見玉樓與百順，坐在那裡對面飲酒，不覺心頭火起。

便向玉樓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在咱家吃酒。」

玉樓說：「這是表弟王百順，輕易不來。也是在外生理，昨日方回家來，今日看我。打杯酒與他吃吃。」

黃德說：「我怎麼不認得你這個表弟？」

說罷，就要用手去抓。百順見事不好，假裝生氣，說：「既不認得，我就走！」一溜揚長而去。

玉樓又用巧言花語，將丈夫安慰了一番，黃德方纔息怒。又問：「母親與女兒在那裡？」

玉樓答道：「俱不在了。」

黃德聞聽，痛哭流涕。玉樓也陪著哭了一會，方纔止住淚痕。玉樓遂吩咐秋香端盆水來，與丈夫洗臉，黃德洗臉已畢，隨即斟茶。

黃德坐定，玉樓一傍相陪，夫婦二人說了會子閒話，吩咐秋香重整酒餚，與丈夫接風。

二人對坐飲起酒來，飲至天晚，二人寬衣解帶，摟抱在一起，幹起來了。

黃德久不在家，乍近女色，就如餓虎撲食的一般。用力抽頂，總覺著陰戶深大，不濟其事，愈覺其有姦情。

玉樓故意的害疼，假裝了一個處女之狀；黃德也假裝了一片親熱之情，與他草草了局，各自安眠而睡。

到了次日起來，黃德又各處留神細看，只見箱子裡有幾套新鮮衣服，盒子裡有幾件金銀首飾，便問道：「這東西是那裡來的？」

不知玉樓回答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新刻碧玉樓卷之五終

# 新刻碧玉樓卷之六

第十六回黃德見物想捉姦雲英借刀報前仇

話說黃德見了衣服首飾，便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

玉樓只得用巧言哄他，黃德雖然不信，也不深究。及至住了幾天，耳聞外邊也有些風聲，於是買短刀一把，帶在身邊，常留玉樓之神，一定要把他捉姦，不題。

且說百順自從那日，在玉樓家中飲酒，被他丈夫回家撞見，跑回家中，嚇得驚疑不止，一連幾天，也不敢出門，常常著人打探消息，不見動靜，漸漸的放下膽來，不住的出門走動。

誰知道雲英那天被雷擊死，落了一點靈魂，仍歸深山修行而去。

一日，出洞閒遊，忽然想起百順來了，說：「他忘恩失義，把我治死。」

說著說著，心頭火起。不報此仇，誓不與他干休。於是駕起妖風，不多一時，來到汴梁城中，直撲黃家而來。

早有小狐迎接進去，就把百順與玉樓常常交媾，黃德回家定要捉姦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雲英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報仇不難矣！」

到了這一天，也是該百順死哩。只見他穿著一套新鮮衣服，從那廂搖搖擺擺而來。走到黃家門首，抬頭往裡一看，只見玉樓從裡邊走將出來。

列位有所不知，這玉樓原是雲英所變，非假裝玉樓，如何能把王百順置之死地？所以變作玉樓模樣，從裡面走將出來。

照著百順笑了兩笑，說：「王官人來了麼？家裡去罷！你這些時不來，可把奴想也想死了。」

說著說著，兩眼滾出淚來。

百順見這光景，滿心裡願意同進去，又怕他丈夫看見。說不進去，又捨不了他。因說道：「我不是不進去，是怕你丈夫看見，彼此落得沒趣。」

玉樓說：「今日我丈夫出門去了，還得幾天回來，你同我家去，住上一宿，敘敘離別之情，有何妨礙？」

說罷又哭。百順纔待進門，復又回去，說：「俟異日再會罷！」

玉樓伸手扯住，說：「奴實在捨不得你，恨不能刻下交歡，那裡等得異日？官人好歹別走，在這裡權住一宿罷！」

百順被他纏得沒法，只得跟他進去。

雲英把百順引進上房，他又指引著玉樓和百順親熱起來，把百順拴得結結實實的，不能走了。

雲英又到了外邊，把黃德指引到酒店之中飲酒，俟他二人交媾之時，再叫黃德來殺他不遲，把黃德安排停當。

單看著他兩個的舉動，玉樓果然見了百順，連忙讓坐，叫秋香收拾酒餚，擺在桌子之上。二人對飲起來，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推杯盞飲到二更時分，彼此吃得醺醺大醉，欲火燒身。

摟過玉樓的頭來，連親了幾個嘴，說道：「乖乖，咱們睡罷。」

二人隨即起來，走入臥房，各自寬衣解帶，脫得赤身條條，摟抱在一處，弄起來了。

雲英見他二人睡在一處，急忙來到酒店裡，把黃德引了家去。黃德一心想與玉樓捉姦，只得是輕輕的腳步，慢慢的走來。側耳細聽，屋裡是兩個人說話，於是更加小心，輕而又輕的，一步一步，慢慢的溜在床前。細聽一回，只聽得他兩個摟在一處親嘴，不住的只叫乖乖心肝，下邊弄得唧唧有聲。

少停片時，聽得玉樓說：「我的乖兒，你這傢伙又粗又長，比我丈夫的傢伙強多哩，你爬起來，用力與我抽頂抽頂！」

百順說：「使得。」

剛剛爬將起來，黃德過去，用手揪住頭髮，往外一扯，只聽得「呵哎！」一聲。

不知百順性命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七回玉樓廚房內避難碧蓮繡房中被姦

話說黃德把王百順從床上扯將下來，就是一刀。

「呵哎！」的一聲，人頭落地。嚇得玉樓爬將起來，赤條條的跳下床，往外一溜，藏在廚房柴火裡邊。及至黃德又用手來抓玉樓時，玉樓早已跑了。

黃德遂用火點上燈燭，往四下裡一瞧，蹤形不見，心甚疑惑。急忙走出房來外面尋找，找了多會，總不見面。走到屋裡，坐在椅子之上，喘息了一會。心中甚是納悶，復又出來，各處細細搜尋，及至尋到廚房柴火以內，只見玉樓赤條條的在裡邊藏著哩。

玉樓見丈夫找著，急忙爬出來，跪在那裡苦苦的央求饒命，說是從今以後再不敢了。

黃德此時怒氣漸息，又見婦人苦苦哀告，也有二分憐惜之意，便不肯殺他了，說：「你既是從今改過，饒你不死，起來到上房穿上衣服再說。」

及至玉樓穿上衣裳。黃德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玉樓說：「把他屍首丟在後園井裡，咱逃走了罷！」

黃德常在廣東生理。聽說婦人願意逃走，暗暗思想道：「我不如把他帶在廣東，免得在家生事。」

因向婦人說：「如此甚妙！」

隨即把百順屍首扯在後園井裡。回來與玉樓收拾行裝，到得天明，僱了車子，裝上行李，與婦人玉樓向廣東逃走而去。不題。

且說碧蓮那日見百順出去，到晚不見回來，心中納悶。等了一夜，到得次日，仍不見回家，一連幾天，碧蓮心內驚疑，著人打聽消息，也不見音信。自己不住的在門首盼望。

忽見一人，年力精壯，約有三十多歲，走在門首，把碧蓮看了幾眼，上下打量了一番。便不住的以目送情，碧蓮見事不好，就轉身進門而去。

這是何人？這是本城光棍張有義，終日賭錢，不做好事，慣會勾引人家婦女。

碧蓮被他一見，早已看到他眼裡了。又打聽著他丈夫被黃德殺死，家中無人，正好調情。

到了二更時分，跳過牆去，走到碧蓮窗戶外邊一聽，只聽得婦人房中長吁短嘆，說：「你可到幾時回來？」

張有義聞聽此言，便壯著膽子過來，把房門一敲，說：「開門。」

碧蓮此時盼望已極，只當是丈夫回家來了。便把門一把開開，說：「你來了麼？」

張有義說：「我來了！」

及至到了屋裡，碧蓮一看不是百順，原來是白天在門首所見之人。

碧蓮說：「你是何人？來在我家？」

有義答道：「我是張有義。」

碧蓮說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有義說：「我來和你辦辦那個事。」

說著說著，就把碧蓮兩手抱住，放在床上。解去羅裙，扯下中衣。

碧蓮口中能罵，而身子絕不能動。張有義把傢伙從褲子裡掏出來，對準了美屄，往裡直頂。連抽了幾抽，抽得碧蓮癢癢上來，便不推辭，心中暗說：「管他是誰，我且受用受用再說。」

於是把有義摟在懷裡親嘴，哼哼唧唧的浪起來了。有義見碧蓮這番光景，遂用手往兩傍一摸，揝著他那兩隻小小金蓮，用力抽頂，抽得碧蓮淫水直流，其滑如油。幹有兩個時辰，方纔渾身痛快，二人對洩。

兩個又摟抱在一處，歇了一會。碧蓮這才起來，提上褲子，繫上羅裙，與張有義又說了幾句閒話，有義便跳牆而去。自此為始，常常往來，夜夜交歡，不以為事。

到了這一天，有義輸了人家五十兩銀，沒法可使，心生一計：「我把碧蓮拐去賣了，擋了這賬，豈不好呢！」

主意一定，便僱了一乘小轎，抬到碧蓮門首。不知碧蓮去與不去？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八回有義拐賣張碧蓮黃德買妾見循環

話說張有義一心想拐碧蓮，僱了一乘轎子，來放在門首。他就進去與碧蓮說：「今日我家有事，特來請大娘子到我家走走。」

碧蓮再三推辭，有義不允。碧蓮只得收拾收拾，上轎而去。一直出了南門，張有義預先早僱了一輛轎車，在南門外等著哩。及至轎子到了車前下轎，就叫他上車。

婦人心內犯疑，不欲上車，有義催得甚緊，碧蓮只得應允。有義同他上車，直往清江浦而來，及至到了清江客店之中，住了幾天。

打聽著有位廣東客人要買一人作妾，張有義即託媒婆與這客人商議此事。這客人同媒婆到店裡，把碧蓮看了一遍，甚是如意。遂叫媒婆問張有義要多少銀子，有義要白銀三百兩，客人還了一百五十兩，媒人說著，又添了五十兩，張有義這才答應了。

媒婆叫客人兌了二百兩白銀，當面交代明白？

有義得了銀子，逕回汴梁而去。不題。

且說黃德與婦人玉樓來到廣東，買了一所房子，就在門首收拾了幾間門面，開了一座廣貨鋪子，買賣茂盛，三五年的工夫，就有巨萬之富。

婦人玉樓也安生樂業，極其賢德。生了一子，名叫永福，夫婦二人看待此子，視如掌上明珠，甚覺珍重。不題。

且說這位廣東客人，自從那日買了碧蓮，見他人物標緻，俊俏可人，不由得與他朝朝取樂，夜夜合歡，又搭上碧蓮那個浪貨常常勾引，不上一二年的工夫，把一個廣東客人弄得骨瘦如柴，面似淡金，常常服藥，總不見效。一心想回家去，隨即與碧蓮商議妥當，收拾行李，把那些細軟東西，打了幾個箱子，僱了一隻大船，同碧蓮上船，一同回家而去。

及至到了廣東，病體日重，月餘的工夫，這客人便嗚呼哀哉，命歸陰曹而去。

這碧蓮是個醋客，離了男人不行。自從這客人死後，不住打雞罵狗，常與長婦人吵嚷，鬧得長婦人沒法，只得是叫媒婆來與他找主。

媒婆聽說，就來在黃德家中，與他商議此事。黃德又與玉樓商議妥當，遂問媒婆要多少銀子，媒婆說：「我回去問問再說！」

隨即走來，問長婦人要多少銀子，婦人說：「三十兩也好，二十兩也好！」

媒婆遂又回來，把長婦人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黃德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兌三十兩白銀與他。」當日交代清白，隨即把碧蓮抬過門來。

黃德一見，滿心歡喜，遂叫他與玉樓大娘子叩頭。

玉樓也是滿心歡喜，向碧蓮說道：「咱兩個不分大小，姊妹相稱。」

碧蓮聞聽此言，甚覺如意。隨即叫秋香收拾桌子，擺上菜品佳餚，大家飲合歡酒。

黃德坐在上面，兩個婦人兩傍相陪，酒過數巡，黃德便開言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

碧蓮說：「祖居汴梁，姓張名喚碧蓮。」

黃德說：「原來咱是同鄉，我遷居到此不久。」

又問：「你丈夫叫什麼名字？」

碧蓮說：「姓王名喚百順。」

玉樓聽他說了個王百順，不由得心吃一驚，黃德又問：「你怎麼來到這裡？」

碧蓮遂把不見丈夫，不知下落，被人拐出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黃德聽了碧蓮前後言語，心中暗想，不由得嘆息了一回，說：「世上之事，竟是如此。淫人之婦者，人亦淫其婦。姦人之女者，人亦姦其女。報應如此，可不戒哉！」

遂作詩一首，以勸世人。

詩曰：

世上之人當戒淫，報應循環理最真；從今若能皆歸正，何懼鬼來何怕神。

新刻碧玉樓 卷之六終

（全書完）